

犹贤博弈斋的灯影

「回望」朱自清

——陈武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犹贤博弈斋的灯影

——陈武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犹贤博弈斋的灯影 / 陈武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8.8

(回望朱自清)

ISBN 978-7-5546-0522-6

I . ①犹… II . ①陈… III . ①朱自清 (1898—1948) — 文学研究

IV . ①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820 号

责任编辑: 蒋丽华

见习编辑: 顾 熙

策 划: 罗路晗

封面题签: 葛丽萍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书心瞬意

书 名: 犹贤博弈斋的灯影

丛书主编: 陈 武

著 者: 陈 武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 //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5.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522-6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前言

朱自清的第一本集子，是他和周作人等人的八人新诗合集《雪朝》，1922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他最早的十九首新诗。此后，他陆续出版了《踪迹》《背影》等十余种集子，另有两种古典诗集《敝帚集》和《犹贤博弈斋诗钞》，虽然在他生前已经编好，但因他过早逝世而没来得及出版。

今年，是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他逝世7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里，我们策划了一套朱自清“自编文集”，包括他生前亲手编订的书籍十二种，《踪迹》《背影》《你我》《经典常谈》《欧游杂记》（附《伦敦杂记》）《语文零拾》《标准与尺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它》《犹贤

博弈斋诗钞》等。朱自清早年的多人新诗合集《雪朝》因为量少没有单独整理出版，另外还有类似于教学教案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三本书均与叶圣陶合作），因不是完全创作，也没有收入。他亲手编订而未及出版的《敝帚集》和自印本教学讲义《中国歌谣》，这次也忍痛割爱了。关于古典诗词，我们这次选了《犹贤博弈斋诗钞》作为代表。至于《中国歌谣》，一是太专，二是一本未完稿（后四章缺失），也没有收入“自编文集”的套系里。关于《中国歌谣》，这是朱自清早年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一门新课，据浦江清先生回忆，这门课是从1929年开始讲授的，“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中国歌谣〉跋记》）。朱自清开始时把讲稿编成《歌谣发凡》，并油印成册，内容分为四章，分别为《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到了1931年，又增补了两章，分别为《歌谣的历史》《歌谣的修辞》，作为《歌谣发凡》的第三章和第六章，改书名为《中国歌谣》，印了铅印本。据浦江清在《〈中国歌谣〉跋记》里说：“他的计划一共要编写十章，后面四章，初具纲目，搜罗了材料，没有完成。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

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浦江清的这篇《跋记》，是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歌谣》而专门写的，写作日期是1950年6月，该书出版已经到了1957年9月了。浦先生在《跋记》中，对朱自清这本专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知识广博”“用心细密”。我们在“自编文集”中，没有把《敝帚集》和《中国歌谣》两书收入重编出版，自然是一大憾事了。

我读朱自清的文章，最先也是从他的散文、随笔读起，然后才是诗歌、古典诗词、论文和学术专著。进一步了解朱自清，则缘于一本《朱自清研究资料》。这书中收各种怀念朱自清的文章三四十篇，有论创作的，有论学术的，有回忆交谊经过的，还别具一格地选了几篇朱自清自己的文章和诗词。这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的，当时我喜欢这本书，还另有几个原因：一是该书的序是由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撰写，由此推测，这本书也应该是得到陈竹隐的肯定的；二是题签者是北师大著名教授启功先生，启功的书法别有特色无须赘言，蓝色封面上钤盖的启功白文篆印却是特别高古雅致；三是附有“朱自清研究资料索引”，可以让研究朱自清的学者和爱好者“按图索骥”；四是收了李广田的《朱自清先生传略》和《朱自清先生年谱》这两篇文章，

可大致了解朱自清一生的思想演进和行旅踪迹；五是收了朱金顺先生整理的朱自清作品目录，这份目录，分著作集、文集和遗集三部分。每次翻开这本书，目光都要在目录部分停留很久，会想着朱自清当年编辑这些书稿时的情景，想象着他回望自己大量作品时，思考着如何取舍的点点滴滴，不由得心生感佩之情。连带地想着，如有机会，把朱自清的自编文集重编一次，领略一下不一样的阅读旅程，一定别有趣味。这个想法，止庵先生率先实践了，他在2000—2001年，历时数月，把周作人的自编文集重新校订编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陆续出版。我在阅读止庵花费大量心血校订的这套文集时，再一次想到乡前辈朱自清先生的自编文集。没想到，若干年以后，我能有机会对朱自清当年的自编文集做认真的打量 and 重读，并动手校订，把校订中的心得写成了十二篇“关于”系列的《编后记》。

古吴轩出版社要出版“回望朱自清”的系列丛书，为“朱自清自编文集”写的这些《编后记》，有机会编一本小册子加入，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此外，还把编辑“朱自清自编文集”时写作的一篇《朱自清和鲁迅》，作为副产品，和另外两篇关于朱自清的小书的《代后记》、《题记》一并编入。

《背影》是朱自清一篇著名的散文，用白描而抒情的手法，写出了真挚的人间情感，多年以来，让无数人感佩、感怀。朱自清一生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又何尝不是他的“背影”呢？正是他感人至深的“背影”，让我们铭记在心，并长久地润泽着我们的心灵。而他读书写作的书房犹贤博弈斋的灯，一直还亮着，灯光下，朱自清伏案写作的身影也一直还在。

2018年4月9日于海州秀逸苏杭掬云居南窗书灯下

目录	1
序	1
卷一	1
卷二	1
卷三	1
卷四	1
卷五	1
卷六	1
卷七	1
卷八	1
卷九	1
卷十	1
卷十一	1
卷十二	1
卷十三	1
卷十四	1
卷十五	1
卷十六	1
卷十七	1
卷十八	1
卷十九	1
卷二十	1
卷二十一	1
卷二十二	1
卷二十三	1
卷二十四	1
卷二十五	1
卷二十六	1
卷二十七	1
卷二十八	1
卷二十九	1
卷三十	1
卷三十一	1
卷三十二	1
卷三十三	1
卷三十四	1
卷三十五	1
卷三十六	1
卷三十七	1
卷三十八	1
卷三十九	1
卷四十	1
卷四十一	1
卷四十二	1
卷四十三	1
卷四十四	1
卷四十五	1
卷四十六	1
卷四十七	1
卷四十八	1
卷四十九	1
卷五十	1
卷五十一	1
卷五十二	1
卷五十三	1
卷五十四	1
卷五十五	1
卷五十六	1
卷五十七	1
卷五十八	1
卷五十九	1
卷六十	1
卷六十一	1
卷六十二	1
卷六十三	1
卷六十四	1
卷六十五	1
卷六十六	1
卷六十七	1
卷六十八	1
卷六十九	1
卷七十	1
卷七十一	1
卷七十二	1
卷七十三	1
卷七十四	1
卷七十五	1
卷七十六	1
卷七十七	1
卷七十八	1
卷七十九	1
卷八十	1
卷八十一	1
卷八十二	1
卷八十三	1
卷八十四	1
卷八十五	1
卷八十六	1
卷八十七	1
卷八十八	1
卷八十九	1
卷九十	1
卷九十一	1
卷九十二	1
卷九十三	1
卷九十四	1
卷九十五	1
卷九十六	1
卷九十七	1
卷九十八	1
卷九十九	1
卷一百	1

目录

代 序

901 王蒙诗选自序

151 《新诗选中》

151 王蒙诗选《王蒙》王蒙

171 王蒙《王蒙诗选》王蒙

171 王蒙《王蒙诗选》王蒙

王蒙《王蒙诗选》王蒙

171 王蒙《王蒙诗选》王蒙

踪迹 1

背影 13

你我 20

经典常谈 27

欧游杂记 35

语文零拾 49

诗言志辨 57

新诗杂话 62

标准与尺度 70

论雅俗共赏 77

语文影及其他 86

犹贤博弈斋诗钞 92

踪迹

《踪迹》全书大约编于1924年6月间。做出这种推断的原因是，朱自清在这年的5月28日所作的新诗《风尘——兼赠F君》，收入了《踪迹》一书中。而到了7月2日，他和方光煮一起从上海前往南京参加在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一篇《旅行杂记》，没有收入《踪迹》，而收进了此后编辑的《背影》一书中。从7月2日开始，此后创作的所有作品，《踪迹》里都不再有其踪影。

《踪迹》是一部诗文合集。在此书出版之前，朱自清和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圣陶、刘延陵、郑振铎等八人的诗歌合集《雪朝》，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第九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集就是

朱自清的作品，共收新诗十九首，是朱自清早期诗作的代表作。朱自清是从1919年2月末开始新诗创作的，当时是受同室室友的一幅画作的触动，有感而发地创作了《睡吧，小小的人》，并把这首诗投给了《时事新报》，于这年的12月11日发表了出来。其实朱自清尝试文学写作更早，据他在《关于写作答问》中回忆说：“中学时代曾写过一篇《聊斋志异》式的山大王的故事，词藻和组织大约还模仿林译小说，得八千字。写成寄于《小说月报》被退回。稿子早已失去。那时还集合了些朋友在扬州办了个《小说日报》，都是文言，有光纸油印，只出了三天就停了。自己在上面写过一篇《龙钟人语》，大概是个侠客的故事，父亲讲给我听的。”朱自清到了北大上学之后，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启蒙，对新诗感了兴趣，特别是《睡吧，小小的人》的成功，增强了他新诗创作的信心，1919年11月14日，又写作了新诗《小鸟》，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大学毕业前，创作了新诗十余首，部分作品发表在《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时事新报·学灯》《新潮》等报刊上，还因此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新文化社团新潮社。新潮社时期的朱自清，“有一个和平中立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

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纷岐的异见有调和的作用”（孙伏园《悼佩弦》）。

1920年5月大学毕业后，朱自清在新诗写作和文学翻译外，也尝试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我试着把《踪迹》的创作过程，分作两个阶段来谈。

从1920年5月到1922年5月，为第一阶段。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朱自清发表了翻译作品《异样的人》《源头》、杂论《自治底意义》《奖券热》《憎》《教育经费独立》《离婚问题与将来的人生》《中学生的学生生活》、短篇小说《新年的故事》《别》、评论《民众文学谈》《短诗与长诗》《读〈湖畔〉诗集》、散文《〈越声〉发刊词》《歌声》《佚名〈冬天〉跋》《〈冬夜〉序》《〈蕙的风〉序》等，但写作最多、用力最多的还是诗歌，粗略统计一下，约有三十首，除一部分收入八人诗集中，余下大多收入《踪迹》里了。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朱自清做了充足的文学准备，从写作方面来说，他做了多种文体的尝试，特别还创作了两篇小说《新年的故事》和《别》。前者以第一人称，描写了一个叫“宝宝”的幼童，在过新年时期的所见所闻；而后者描写了一个小学老师和他的妻子因生活所迫，刚刚相聚又不得不分手的故事，小说情感真挚，笔触委婉细腻，是一篇成熟的小说，发

表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上，不久又被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第五种《小说汇刊》里，由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5月出版。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和汇编后，就受到同行们的关注，茅盾在《评〈小说汇刊〉》一文中说：“就我看来，《别》是一篇极好的小说，但一般人或许要说他‘平淡’。”陈炜谟说得更直接一些，他在《读〈小说汇刊〉》中认为：“他这篇《别》如他的诗一样，初看起来似乎平淡，但仔细咀嚼，就像吃橄榄一样，觉得有味了。他的悲哀，虽是天鹅绒样的悲哀，但在这世界人类没有绝灭以前，如雁冰先生所说，总不会灭掉的。”王平陵是亲眼看到过朱自清修改这篇小说的人，他在《三十年文坛沧桑录》里写道：“……他的《别》在民九的初秋动笔，写完初稿后，隔了一些时候，取出看一遍，改动一下；再隔了好久，又仔细研究，修改。他常说：‘时间是大公无私的批评家，凡经得起时间来淘汰的作品，发表出来，自己可以放心些。’那篇小说，仅七千多字，直到十月才算定稿。”从作者在《别》后的落款日期看，并不是“民九”的“十月”定稿，而是“民十”即1921年5月5日才写毕。在尝试各种文体写作而外，在这两年里，朱自清还结识了当时新文学创作界的多位重要人物，如俞平伯、叶圣陶、郑振

铎、茅盾等，并成为终生好友。俞平伯曾这样回忆他和朱自清的最初交往：“在杭州时，我开始做新诗，朱先生也正开始做，他认为我的资格比他老，拿他做的新诗给我看，他把他的诗名为‘不可集’，用《论语》‘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欤’的意思，近似适之先生《尝试集》的含意。这个集名还是没有用，但我们的关系却一天一天的深了。”（《朱自清先生的治学与做人——俞平伯先生访问记》，萧离著）为什么朱自清的年龄比俞平伯的大，还要认为俞平伯的“资格比他老”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朱自清谦虚；另一方面，在北大，俞比朱高一届，发表作品，俞也更早一些。俞平伯所说的“在杭州”，即1920年秋季俞平伯和朱自清同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老师时。因二人既是同事，又是不同届的同学，同时还都是新潮社的社员，同在《新潮》上发表作品，因此相谈极为投机，从此成为好友。朱自清与叶圣陶的认识始于1921年9月的中国公学，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里，回忆了和叶初次见面的情形：刘延陵“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眼色和沉默

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同样是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又因为性格相近，二人成为好朋友。又因为叶圣陶，朱自清很快结识了郑振铎、茅盾等人。那几年，无论朱自清多么忙（在江浙一带的中学教书），朱自清都不会放过和他们相聚的机会，他们谈论创作，商讨集社，商量出版杂志。这些活动，为朱自清的创作和在创作界的地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21年4月，朱自清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2年1月10日，朱自清和鲁迅、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冰心、庐隐等十七人被《小说月报》聘为“本刊特约文稿担任者”。朱自清还积极参与创办《诗》月刊，他在《选诗杂记》一文中说：“《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了。”在这两年的创作里，《匆匆》要在这里重点谈一谈。这是朱自清创作的一首“散诗”，带有一些试验的性质。在创作这首“散诗”的前两日，朱自清给好友俞平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略略翻阅”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后，联想到自己的创作：“日来颇自惭愧。觉得自己情绪终觉狭小，浅薄，所以常要借重技巧，这真是极不正当的事！想想，很为灰心，拟作之稿，几乎想要搁笔——但因

‘敝帚自珍’底习气，终于决定续写了！以后颇想做些事业，抉发那情绪的错，因为只有狭小的情绪，实在辜负了我的生活了！”又说：“日来时时念旧，殊低徊不能自己。明知无聊，但难排遣‘回想上的惋惜’，正是不能自克的事。因了这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我想将这宗心绪写成一诗，名曰《匆匆》。本想写散文诗，故写得颇长。但音节词句太弛缓了，或者竟不是诗也未可知。待写完后再行抄寄兄看。”这两段议论，既显现出朱自清要做一番事业的大家气象，也预告了要写作《匆匆》的动机。两天后的3月28日，朱自清在感叹时光飞逝的情绪中，完成了散文诗《匆匆》。《匆匆》发表以后，朱自清又给俞平伯去信，谈到了这首“散诗”：

《匆匆》已载《文学旬刊》，兄当已见着。觉可称得散文“诗”否？我于那篇大作当惬意，但恐太散文了！兄作散文诗，说是终于失败，倘不是客气话，那必是因兄作太诗而不散文，我的作恐也失败，但失败的方向正与兄反，兄谓何如？

圣陶来信，说现在短诗盛行，几乎有作必短诗，他有些疑惑。“以前并不见有这些东西。一受影响，而所得感兴，恰皆适宜于短诗，似乎没有

这么巧。若先存了体裁的观念，而以感兴凑上去，则短诗便是‘五律’‘七绝’了。”他的话很有道理。我想现在有些人或因为“短”而作短诗，贪便宜而做它。这种作品必没有集中的力量。但因受了影响，本能有许多感兴无适当的诗形表现的，可得了发泄的路子，这也许也是近来短诗盛行底一种原因。究竟由于那种原因的多，我可也难说明，兄谓如何？

我的《匆匆》，一面因困情思繁复，散较为适当，但也有试着散诗的意思。兄看我那篇有力竭铺张底痕迹否？

受到叶圣陶来信的影响，朱自清很快动手写作了诗论《长诗与短诗》，并发表于1922年4月15日出版的《诗》第一卷第四号上，对叶圣陶信中的忧虑公开回复，针对诗坛短诗泛滥，而长诗奇缺的现状，具体分析了长诗和短诗各自的艺术特点，鼓励诗人以丰富的生活和强大的力量多写长诗。这篇诗论另一个意义，是进一步触发了朱自清的思考，为以后的长诗《毁灭》做了铺垫。

以上是《踪迹》全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为1922年6月至1924年6月《踪迹》编定时，也是